

太阳鸟散文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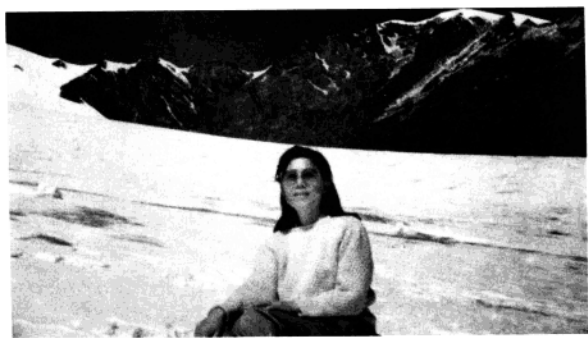
沉默的旅伴

鹿子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TAIYANG NIAO SAN WEN CONG SHU





鹿子，曾经美丽过。

小鹿长出茸角后，俊逸、健美，古时象形字“丽”便取形于带角的鹿。

如今，茸角脱落了，陈丽变成了鹿子。

她曾奔跑，跋涉在黄河故道、黄河源头、黄土高原。

她出生于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南方，却格外钟情于黄河文化，热衷于了解黄河文明的兴衰。

乡关何处，她在不断地探寻。

她爱做梦，从孩提时代起，但她从来不回避开人生的坎坷和磨难。她喜欢直面人生。

她在写，不断地写，可惜，至今，才出版第十四本书。

梦幻人生，是美的。

实现人生之梦，更美。

太阳鸟散文丛书

目 录

少女梭梭	(1)
啊，琥珀珠	(9)
壮行	(17)
七月的雪野	(22)
黄金之路	(32)
沙海拾珠	(41)
鸟葬	(47)
林中少女	(53)
不死的壮士	(57)
生命的漂泊	(62)
杜鹃红	(68)
鹿缘	(72)
拥抱白云	(76)
飞升	(82)
无处不飞花	(89)
红衣圣徒	(95)

自由歌手	(100)
独游布达拉宫	(105)
罗布林卡——宝贝园林	(112)
强巴脚下的困惑	(119)
遥拜阿尼玛卿	(126)
梦千年	(134)
阴山下	(138)
河问	(142)
寻	(147)
魂归大地	(151)
随缘	(156)
冰雷	(162)
生命之河	(166)
水之恋	(173)
塞上柳	(180)
腾格里寻梦	(184)
沙漠皇后	(188)
戈壁月	(192)
戈壁绿	(196)
沉默的旅伴	(201)
塔尔寺的诱惑	(206)

白城下的梦	(213)
海默默，星也默默	(220)
漫天黄沙闻惊雷	(224)
葵花海	(228)
对我来	(232)
沙海追日	(235)
雪鸥	(241)
花石峡，鬼门关	(244)
黄河天车	(251)
黑帆	(257)
绿野上的金字塔	(263)
天地悠悠	(267)
乐园	(272)
愚公云雾	(277)
奔腾	(282)
沧海，沧海	(294)
河曲女	(302)
那红砂岩旁	(308)
浪花	(312)
黄河入海流	(321)
绿发	(326)
葬	(330)

拥有·失落·梦想 (335)

梦女 (338)

改名 (342)

不归, 不归(代后记) (346)

少女梭梭

你是否可以设想一下，一浪一浪新月形的沙丘涌向天边，灼热的沙子在阳光下闪亮如河水在流动。闭上眼，点点金光像针尖刺得眼皮发热发疼。

这便是我第一次跃进北方的沙海里的感受。

阴山下，那么美丽的草原附近，有一片沙海，1500 万亩，拥有一个雄浑的名字：乌兰布和——红色的公牛。东倚黄河，和埋葬着成吉思汗遗骨的鄂尔多斯高原遥遥相对，那儿至今仍保留着恐龙的脚印化石。西面和南面，和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携手……

你该不是在背地理吧？鹿子先生！

否也。我在给你指路，怕你有朝一日跌进沙海里忘了归路。好心人未免喜欢啰嗦。

傍晚时苍茫如血，白日里流动如河，红色的公牛啊，你不安地躁动，在等待什么？

没有小鸟衔来种子，没有绿荫给驼队遮阳挡沙，寂寞、无生命的沙海啊，你无数次扬起沙暴，轰鸣着惊天的沙雷，纷纷落下的沙雨便是你的泪。

你在哭你的青春和美丽么？

公元前，那是汉代，距离现在有2000年了吧，曾有十万大军来屯垦戍边，沙漠里神奇般出现了三座城池：临戎、麻浑、三封。绿树清泉环绕。

战火，砍伐，绿色消失了，沙漠壮大了，一直蔓延到黄河边，要把它吞没掩埋。

后来呢，后来呢，你就变成了一条红色公牛，咆哮，呜咽，震天动地。

渴望绿色渴望生命渴望了百年千年，终于有一天几万名少男少女几万双脚踏进沙海惊醒了你的长梦。

那是25年以前，1967年，这些来自天津、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的中学生，唱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歌而来，迎接他们的却是劈头盖脸的黄沙。帐篷里睡一夜，被子上是沙，嘴里是沙，眼睫毛也沾上了沙。一次沙的沐浴，一次沙的洗礼。

“一天不吃二两土，不算内蒙古！”

“白天吃不够，晚上还要补。”

“一天不刮三次风，不叫三盛公。”

抱怨，眼泪，打动不了红色公牛，也改变不了它那暴虐的个性。

十五六岁的少年人，既然命里注定要离家千里投身于沙海，既然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成为黄沙的奴隶吧！它既然能把两千年以前的三座汉

城吞没，能把黄河掩埋迫令它改道，那么，它就有可能把这几万十几万少男少女整个儿吞噬掉。

等着吧！等着吧！红色的公牛！1500 万亩的沙海斗牛场，该是世上无双，撕打拼杀的血光会把沙海染红。

两个轱辘的木板车，一个人架辕，两个人拉绳。把沙子翻起来，挖下去，直挖到古河道留下的红粘土层。铺上一条路，一条红粘土路，盖上红粘土，让沙海变成良田。罗曼蒂克的狂想！这是内蒙建设兵团的命令，谁敢违抗！

粗绳勒进肩胛，脚底板磨出了厚茧，一条条血红的路修进了沙海。种上的蔬菜、瓜果，栽上的树苗，一场沙暴卷来，全连根拔掉了。

沙漠的夜，凄迷苍凉。月亮孤零零地悬在头顶，橙红，如一团胭脂涂抹在苍蓝的天上。月亮，也被风暴刮黄了刮倦了。

女孩子们，来时肤色白如玉腰身苗条如杨柳，现在呢，除了眼睛眉毛还没走样，别的都变了。青春无价。绝望的泪水在她们粗糙如搓板的脸上恣意流淌。

有一个从南方来的女孩，由瘦弱而变得丰满，引来连长贪婪的眼光。他先让她当排长，后来又允诺调她到后勤排，可以少受日晒风吹之苦。一个晚上，他找她单独谈话，花言巧语骗她上手。她跑了。他一次又一次纠缠她。她告诉了班上的同

志。他们知道了约会的地点，便躲在沙丘后面，给那位连长一顿拳打脚踢。

连长还是连长，她却被弄到治沙队，没明没夜地翻沙填土。

无情的沙海，吞没了农田，吞没了土路，也吞没了几万少男少女的青春和汗水。

50年代、60年代就在这里治沙的科学家找到了一条驯服红色公牛的路。

他们和少男少女一起骑上骆驼踏遍沙海，去寻找能在沙暴下生存的绿色植物。

骑在驼背上，时间长了，屁股磨掉一层皮，粘在裤子上，渗出血，又结成硬皮。嘴干裂了，声音嘶哑了。刮起风沙，一尺开外，什么也看不清。一个个把头钻进沙蒿里，身子和腿不顾了，任凭沙雨吹打。就在他们快要倒下的时候，苍天不负有心人，眼前出现了幻影：清泉，绿荫……他们爬下驼背，扑跌到沙子上，滚烫滚烫，有摄氏六七十度吧，连鞋底都快烫化了。揉掉睫毛上的沙子，定睛细看，一个个狂呼起来：

生命！生命！生命！

一片油绿的灌木，细长的针叶纷披，好像少女的长发在风沙中飞舞。

梭梭，少女梭梭。

一位治沙专家告诉这些男孩子、女孩子，这是一种抗沙的先锋植物，根须很长，能吸收沙漠

底下渗透进去的雨水，特别耐旱，又能挡风沙。

在被翻了三尺深的沙海上，他们种下了梭梭，还有一种枝干扭曲、披着枣红外衣的先锋植物，因为它开满紫色蝴蝶花而拥有一个更美丽的名字：花棒——沙漠皇后。

多少年之后，梭梭如一只只张着绿帆的木船在沙海里飘，花棒就像一片片彩霞飞落到沙丘上。沙百灵从腾格里沙漠飞来了，把种子衔到更远更荒漠的地方，狐狸也来了。干旱的沙子变湿润了，在花棒、梭梭底下长满了五星草、雾冰藜，引来了沙蜥蜴、黑甲虫。

少女梭梭和沙漠皇后手拉着手，织成了一道道阻挡风沙、减缓沙暴冲击力的绿墙。在它们的庇佑下一团散沙的表面结上了硬皮，留住了水份，慢慢积起了土壤。一寸土一分土，在乌兰布和，比血还贵重。

也许是因为这儿流淌过太多的汗水，有过太多的失落，那些惊醒了沙海长梦的少男少女，有一天，自己的梦也醒了。他们一无所有而来，一无所有而走，留下了这个世纪最悲怆的梦。他们身后这一片绿海，是对青春最难得的报偿。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有几个留下了，其中有一个浙江少年，曾救护过那个美丽的少女免遭暴力蹂躏。

那个秋天，我第一次踏进乌兰布和时，正好

和他相遇。白衬衫束在米色西裤里，浓密的黑发蓬在头顶，挺拔而洒脱，不过走路、说话已透出稳健的中年人的风度。他领我去见著名的治沙专家刘德安先生，一个终生未离沙海的植物学家。

梭梭、花棒，是他们亲手栽种亲眼看着长大的。在瓜园里，他们抱来了枕头般大小的花皮西瓜。刀刚切下，就听喀嚓一声，瓜裂成了两半。红沙瓤。入口，甜、沙、凉，如冰镇西瓜。走进苹果园，苹果已半边红半边绿了。西红柿红得透亮，吃起来又沙又甜。

“这里海拔 1050 米，日夜温差很大，紫外线比平原强，苹果、西瓜、西红柿的含糖量高。西瓜放在屋里，自动降温，不用冰箱。这都因为有了保护神，红色公牛才愈来愈温驯了。”

这位昔日的浙江少年，领我走出果园，去领略红色公牛的余威。

风声呼呼，却不见沙飞沙扬。远处的花棒枝条被风刮得乱云般飞舞，难怪它的主干和每一根枝条都是像麻花似地扭曲着，枣红色的外皮被风刮裂了，袒露出姜黄色的内皮和青白色的光干。只要还有最后一点皮和肉相连，那枝条上就绽出苍绿色的叶片缀满淡紫色的蝴蝶花。结出的豆荚如用绿蜡包裹，风吹不干。小鸟儿衔上，种子就会落进另一片沙海。

辉煌的生命。

在生命被扭曲到几乎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花棒依然挺立在沙丘上。

面对着这凄美而悲怆的画面，我真想匍伏在花棒的脚下，去亲吻她用自己身躯里的液汁滋润的土地，去向这生命之神膜拜。

出了花棒林，是一片轻轻波动的油绿的海。一丛丛梭梭，叶子因为风沙退化成了细长的针叶，光滑柔韧，包着一层蜡。风沙吹过，千万根绿发沙沙飘动，沙子透过缝隙落到地上，绿发依然光洁油亮。人们说，红色公牛掀起的风特别给予她爱抚，为她梳理头发，不让长发沾上一点儿黄沙。

永远光亮，永远青春，美丽的梭梭。

见我如此喜爱梭梭，这位农业技术员，眉展眼笑，抚摩着梭梭又亮又长的绿发，高兴得像又回到了少年时光。

“梭梭看上去纤细柔弱，不像花棒那样不屈不挠，可多大的风沙也奈何她不得。人们都叫她沙漠珍珠或沙漠少女。”

“她的坚韧和美是内在的，我更喜欢。”

“红色公牛啊！我姓朱，以前，兵团的人跟我开玩笑，叫我红色公牛……”

他独自走近梭梭林，沉缅于回忆里了吧！

23年的岁月，当年十五六岁的少年，现在已过不惑之年。我心里浮起一团疑云，怎么也驱散不开。

“小朱，你常回老家么？”

“隔几年回去一次，看望老父老母。”

“那么多人回城了，你怎么……”

“我要求留下的。”

“你的家也安在这里？”

“唔。她是本地人。”

他的脸转到一边，声音里透出些许辛酸。我不敢再问了。

他停留在一丛梭梭旁。

“刚才我告诉你那个女孩的故事，其实她不是上海人，老家也在浙江。她写得一手漂亮的字，她的长发也像梭梭。”

“她现在在哪儿？”

他指了指梭梭丛，声音格外苍凉了：

“在这里，埋在这里。”

几万少年人离去了。她长眠在这里。他留下了。

25年过去了，她依然青春，留在他的心里，一段永远说不出来的情，也留在他的心里。

太阳滚成一个大火球，坠落到大漠边上，光和热流像一波波水浪在沙丘间跳跃、流动。

血阳。大漠。梭梭林。

滴血的红色公牛啊，壮美得令我目眩令我心疼令我无法离去。他无言。我亦无言。

待我回头，梭梭，梭梭，如少女的长发，在血阳的最后一轮华光里低吟。

啊，琥珀珠

远远的，层层白云异峰突起般地浮在碧蓝的西天。是湖上的浪涛？是天边的云海？我们几个初踏上草原，一时争执不下。问一骑马的牧民，笑答：“雪山。”

在晴朗的夏天，在蜂飞蝶舞的草地上，能看到雪山，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

“啊，雪山！啊，雪山！”“比富士山还美！”我们着了魔似的大喊起来。

这里是河卡，青海省海南自治州的重镇，四面环山，素有江南小盆地之称，是去遥遥黄河源的第一站，也是西闯鬼门关——花石峡山口的必经之地。为了适应前面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缺氧的地势，一般初到草原的人都要在这里歇一宿。

刚下长途汽车，一大片油菜花金黄耀眼，就给了我们一喜；现在见了雪山，一喜之上又加了一惊。三伏天油菜花盛开，且和雪山并存于一方蓝天之下，怎么能不喜？怎么能不惊？

不顾头晕腿软，我们踏着夕阳漫步在草地上。

“那是什么？”小王那么神秘地一喊，就趴到草丛里不动了。

脚下，青草丛里，冒出一顶杯口大的乳白色的小伞。蘑菇！对于我们这些只吃过只见过干蘑菇的人，无疑又是一个新奇的发现。

先发现的小王跪趴在地上，扒开草根，用手指挖下去，一棵长在干枯的草根上的蘑菇就完整地挖出来了。

一个个弯下腰，扒开草丛，寻觅着，希望也来一个发现。哈，绿海中有白色的东西那么一闪。我连忙照准那儿走过去，扒开草丛，一根手指粗的草棵上擎着巴掌大的白蘑菇。我用手指先将周围的土刨松，一直挖到根部，然后捏住蘑菇把儿的底部轻轻摇晃，直到它完全松动了才拔起来。一把玉伞，一把能遮住小孩脸的玉伞。我像得到什么宝物似的把它高高擎起。

原来，愈离它近愈不易发现。只有保持一定的视角距离，以最初发现的蘑菇为圆周的一个点，在一个大弧圈范围内寻找，才会找到。而且不止一个两个，是一个蘑菇圈。乳白，金黄，色泽迷人，一个个都有杯口那么大；而那浅褐色的只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谁也不屑一顾了。

“我找到了！”“我也找到了！”

一个个愈走愈远，谁也看不清谁了，只有欢乐的呼叫声在草原上飘荡。

高原的夜来得晚，直到近十点钟，一袭蓝幽幽的暮雾才从雪山那边飘过来，落到褪了色的油菜花上，落到褪了色的草地上。风凉飕飕的，草叶也簌簌发抖了。我们手里捧着蘑菇，兜里装着蘑菇，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孩子似的大笑大唱，往回走去。

岔路上走出一个穿藏袍佩长刀的牧民，高颧骨，深眼窝，面孔黝黑，一双眼睛像灯笼似的一闪一闪。一开口，倒叫我们吃了一惊，地道的汉语：“来干啥？你们！”

“蘑菇！”我很高兴有了一个炫耀的机会，兴冲冲地举起手里的玉伞。

“狗尿台！”他接过去，连看也不屑看一眼，一甩胳膊，扔了。

这乳白色的小伞，无疵无瑕，怎么竟被诬为狗尿台。你再睁大眼看仔细！又一把小伞，金黄色的，伸到他鼻子底下。

“还是狗尿台！”他一甩胳膊，又扔了。

几双手，一捧捧蘑菇，乳白、金黄，金黄、乳白，暮色中更为诱人，在他鼻子底下晃动着。

“这都是狗尿台？！”我们一下子被激怒了。

“别生气！”他手按藏刀哈哈大笑起来，“你们是第一次来草原吧！蘑菇，颜色没有这么鲜，也没有这么大，是乳黄色的，还带有浅褐色的条形斑纹，肉厚，个小。上我家去，我家晾着好几串，